

道

一

編

道一編卷三

此卷朱子之說凡十六條斯謂始焉若水
炭之相反者詳見陸子之說二十條

朱子答呂子約書

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熟似聞有脫畧文字直趨
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
肯又何如耳

按此書朱子未與陸子相見時語所謂
脫畧文字直趨本根與中庸先學問思
辨而後篤行之說乃朱陸最異處今考
陸子與其門人書亦孜孜以講學為務

而獨切切以空言為戒疑所謂空言者指朱子也朱子豈倡為空言者哉其說可謂大不審矣此所以未議者之紛紛乎陸子之說畧附一二以見其早年所以為不同者之甚焉

陸子與邵叔義書

天之所以予我非由外樂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遠日休心勞日拙德偽之辨也豈唯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偽舉將不逃於此矣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

辨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
為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王澤之竭利
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營
惑往聖語言徒為藩籬而為機變之巧者又復
羈魅虺蜴其間耻非其耻而耻心亡矣今謂之
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
着意見增庵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猶忿長其負
恃蒙蔽至理杆格至言自以為是沒世不復此
其為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物有本末事有
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

悉精畢力求多於人溝會皆盈涸可立待要之
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
知是知也後世耻一切之不知者亦耻非其耻
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
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
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
至於亂原委之倫顛萌葉之序窮年卒歲靡所
底麗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陸子與胡季隨書

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蒙蔽之未
徹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

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
拔者蓋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子貢
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
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游如彼其父尊信夫子
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沒其傳乃不在子貢顧
在曾子私見之鋼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
以魯子貢失之以達天德已見消長之驗莫著
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
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
竟已實未能自克而不以自疑方憑之以決是非
定可否縱其標末如子貢之屢中適重夫子

之憂耳

朱子答呂子約書

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以祖習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嘆而已

按朱子以祖習禪學誤後生者為憂嘆
陸子以假先訓自附益者為憚懼其苦
於不同如此陸書附左

附 陸子與陳君舉書

世習靡蔽固然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對於私

見蔽於私說却誠桓破厚自黨與假先訓形似
以自附蓋顏不知其實背馳久矣天以是理畀
人而舉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永思及
此益切悼懼

朱子答蔡季通書

長沙之行幾日可歸益公相見亦何言邪圖記不
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憒未必能及許教未審前
了得耳向見薛象先咸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
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
為所擣闇壞了甚可嘆也

按以上二書朱子始謂陸子全是一禪學

且集其深誤後生之好資質者今考象
山之書往往以異端為憂其於儒釋之
辨亦嚴蓋朱子直以其主尊德性之說
太過而疑其為禪耳然陸子與朱子書
則又譏其為葛藤末說不知縈絆多少
好氣質底學者殆其言皆出于早年氣
盛語健之時學者未可執以為定論也
陸書今摘于左

附陸子答朱子書

尊兄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
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

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
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
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
氣質不羨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綽多少
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
一行之過兄其母以久習于此而重自反也區
區之忠竭盡如此

附 陸子荅王順伯書

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試使禪氏之聖賢而
純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

附 陸子與曹立之書

道之不明不行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說皆足以

動人士大夫鮮不溺焉

附陸子贈劉季蒙說

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真為大崇無世俗之陷溺無二祟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

朱子與黃直卿書

近日朋友來者頗多萬正淳與黃子耕吳伯豐皆在此諸人皆見陸子靜來甚有議論此間近亦有與之答問論太極書未及寫去大率其論與林明州不相遠也

按此書則二先生論無極在不曾面會
之前今文公年譜以論無極事置鵠湖
已會之後失其次矣

朱子與程正思書

荅子靜書無人寫得聞其已謄本四出久矣此正
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
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畧知前賢立言本旨不
爲無益

朱子與邵叔義書

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敢橫以示人不
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

之當時若便不答却不得也所與左右書渠亦錄
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唯恐
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訝吾人所學却要自
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為
戒耳

朱子與趙子欽書

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
不為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
細密工夫卒弁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
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為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
謂心地功夫者又安在哉

按以上四書皆為辨無極而發說見第

一卷附見陸子三書以備參考

附陸子與陶贊介書

梭山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辨某以為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以己為是以他人為非且當與之辨白未可便以好勝絕之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所以為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

附陸子與朱子書

劉定夫氣稟屈強恣睢朋儕鮮比比來退然方

知自訟大底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
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辨
白勢力不相當強勉誣服亦何益之有

陸子與鄭溥之書

得元晦復論太極圖說書尋以一書復之今併
徃此老才氣英特平生志尚不沒於利欲當今
誠難其輩第其講學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
士論方伸誠得此老大進此學豈不可慶誠者
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心之靈苟非
壅蔽昧沒則痛癢無不知者國之治忽民之休
戚尊倫之叙教士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

正接於耳目而冥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壅
蔽昧沒者矣在物者亦在已之驗也何往而不
可致吾反求之功此所願與同志日切磋而不
捨者

按朱子有言學匪私說惟道是求今以
陸子此三事觀之其意未始不與朱子
同而其稱朱子一則曰高明一則曰英
特真有古者君子和而不同之義豈若
後世操上人之心執一己之見至於交
惡而不可解者哉宜其德盛仁熟而驕
無合并于晚歲也

朱子答劉季章書

來喻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此又是病
根不曾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閑說只着實
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是不須如此又只是立說
取勝也前與無疑書亦有少講論曾見之否敬子
諸人却甚造此亦然他只是渠肯聽人說話依本
分循次序平心看文字不敢如此走作閑說耳大
率江西人尚氣不肯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自由
自在故不耐煩如此逐些理會須要立箇高論籠
罩擣去譬言如讀書不肯從上至下逐字讀去只要
從東至西一株橫說乍看雖似新巧壓得人過然

橫物不成義理全然不是聖賢當來本說之意則
於已分究竟成得何事只如臨川前後一二公巨
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自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
以為戒而不可學也因見無疑可出此紙大家評
量趁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着實基址積累
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
杜撰計較別尋路脉底心力須是實有力處久
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
虛負平生也

按此書乃朱陸不同之肯綮蓋陸子方
以學者口耳為憂欲其以尊德性為先

以放放心為要朱子方欲學者依文苟
玩味意趣自深又欲其迹此光陰排比
章句玩索文理正與象山之教相左然
朱子晚歲乃兼有取于陸子之說今摘
附于後餘見第五卷

附 陸子與曾宅之書

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為人也寡
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
焉者寡矣只存之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
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饒明得此理即是主
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既不能惑所病

於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繫綆
於浮論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為主天之所
與我者反為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感而不解
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
之士反為之迷惑自為支離之說以自榮謹窮
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
盛時蒙被光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
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
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
其陷溺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

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
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猶顧言周道之衰文貌
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模寫
之工依據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
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
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
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乎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
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歿其傳顧在曾子蓋
可觀矣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
為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
間而達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

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為悔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傳益真所謂悔聖言者矣

附陸子荅曹挺之書

來書氣象甚覺齟齬至有一貫多學之辨此似無謂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為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徃

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
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浪然與草木俱腐之耻
到此能有愧懼大洪之志乃求汝養磨礪之方
若有事後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
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
不中不遠若事後有暇便可觀書冊所讀書亦
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看撻
之殊未曾如此着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
學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己日
用中循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着實作
工夫後來遇師友却有日用中着實事可商量

不至為此等虛論也

朱子荅陸子書

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為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為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為說乖戾狠悖特有大為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為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耿耿耳李子甚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且欲其着實者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儒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

談玄說妙却恐兩無所成可惜壞却天生氣質却未必如乃翁樸實頭無許多勞攘耳

按此書有妄生內外精粗之別及聖賢之言不必盡信等語疑為陸子答曾完之而發然陸子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朱子亦謂樸實無許多勞攘是雖二先生早歲語然中間皆有獨見不可以爲徒異而不求真是之歸也

朱子與黃直卿書

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弃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哲

牧皮乃是真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惟解乃至於此
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

可笑可笑

按陸子之書最尊顏子曾子以為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外此不可以言道絕不見有推崇琴張曾哲牧皮之說是豈門人流言朱子一時聽之而以為實然者邪陸子之說摘附于左

附陸子與李省幹書

學於夫子者多矣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固無可疑外此則有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於四子之外最後出如高子羔曾子雖有愚

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屬於
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
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子思乃夫子適孫夫子
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
子則平日夫子為子思擇師者可知矣宰我子
貢有若其才智最高子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
然游夏已擅文學之場其言論足以動人光華
足以耀俗誠非以愚魯得號者所可比擬至其
傳道授業不謬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在
此位况游夏子張自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
孟子乃得其傳外此則不可以言道居今之時

而尚友方冊取友當世亦已難矣

臨陸子與張輔之書

孟子於孔子特曰願學而已吾於孔子弟子方且師仰敬畏之不暇如顏子曾子固不待論平時讀書至子夏子游子張遂伯玉南宮适諸賢言行未嘗不揚焉愧畏欽服而師承之而子遠可以孔子望我邪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羣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為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

爲邪放僻顯廟很俱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
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
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
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爲有道有德豈不甚可
畏哉

按陸子前與胡季隨曾宅之及此四書
皆亟稱夫子之沒其傳在曾子謂曾子
得之以曾子貢失之以達且深有憾于
空言多識務外徇人之弊今考朱子注
曾子三省章用尹謝二氏之說尹氏曰
曾子守約故勤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

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然則守約固疑於捷徑專用心於內固疑於近禪而象山之學不能免於世之疑矣但曾子三省忠信所以尊德性傳習所以道問學而朱子以忠信為傳習之本學者宜有味於斯言

朱子答劉公度書

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已人人知已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言語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

目亦為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邪臨川近
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
枯見識昏昧之故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
行則此等事都無人言恣意橫流矣

按朱子此書深斥彌公祠記之非而陸
子亦與其門人胡季隨書曰王文公祠
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餘子
未嘗學問妄肆指議無足多旌同志之
士猶或未能盡察良可慨嘆殆謂朱子
也今考其記所云多與朱子讀兩陳奏
議遺墨相出入而又率奉諸司馬溫公

及明道先生之言今摘其大畧附注諸說以見其語意所從來亦後學考求探討之不能已者然朱子讀兩陳奏議遺墨其詞峻陸子乃荆公鄉人其詞婉殆各有攸當而朱子援本塞原之論尤不可少也

附

陸子記荊國王文公祠畧

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索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冗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勲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斬人之知而

聲光輝奕

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

豈偶然哉

朱子曰：如安石行而其姪見神宗也，直以漢

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

元成之不足法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

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

嘗謂賢之所及哉

君或致疑謝病求去

君為責躬始復視事公之

得君可謂專矣

新法之議舉朝譙諱行之未幾

天下恂恂

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

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

其決忠樸屏伏檢挾得志曾不為悟公之蔽也

朱子曰：祖宗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議心

亦未為失其正也，但以眾率任意而不能熟講

端心思以爲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

天下之民

不以爲便一耕元臣故憲廢之獻至其後人爲
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廢之獻至其後人爲
行道施不復可望其繼承已私以求利廢之獻
而充其平日所以興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
自托之奉心矣

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與則者皆此理
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爲政在人取人
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
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
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
捺塞其末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
於老氏蘇子曰三載教化既布姦防罷歸誥說幾
有君子但其酩酊之醉亦醉矣此窮騷急之相對

砌模謫謫
乃歸取其神而明之在戎而記安
高以服衆耳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觀賢
之善養民之政善俗之方仇古順當先而急者
曷為不少留意而拘於財利兵刑爲汲汲又
曰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者龜山柳氏
錯其辨內外判心遠故嘗無用於天下世之
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
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
有所為其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
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耻斯世不為唐虞其
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
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
公取必焉故也司馬溫公謂劉元城已今甫之切天下之人羣起攻之而

卷之五
論天下之論以介甫不作執政
主之論實穿鑿古令不可窮詰故曰
前哲伏臣欲任意行一事或不可以死生
之則已介甫實不可以此動故日堅志

以之行也又曰人言安石發熙寧排公
之太過但不號事又執拗驕慢寧排公
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
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
不足以解公之弊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
罪諸君子固分之矣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
明道先生曰新政之改亦
幹日之事全炭天下
亦頗爾分其罪可也

按文公語錄門

宋問萬世之下王

矣何待他人問莫只是學術錯否曰天姿亦有拘強處觀此語則又與荅劉公度書不同語錄雖未足盡摭然亦不應瓶詰若是學者詳之

朱子與胡季隨書

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歎不知其說如何大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

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

朱子答項平父書

示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
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為學
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
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
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
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為善學也此心固
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
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

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攬擎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沉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為有補若只草草領略就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朱子答王予合書

前月末送泊恭至鵝湖陸子靜兄弟來會講論之

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

朱子答曹立之書

示陸尤書意甚佳近大治萬正淳來訪亦能言
彼講論曲折大槩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兼主
舊說以為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未參識
不欲累論

朱子與吳茂實書

近来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
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點檢諸
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
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

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
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來相見，氣象
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
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惟異
耳。若去其所短，參其所長，自不害為入德之門也。

按以上五書前二書始拈出敬字及持

守之要，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
皆若指陸學而言，後三書稱其講論有
益，及謂陸子欲隨時立教，且方要理會
講學之事，然又疑其欲速好徑而流於
惟異，蓋朱子至是亦微有去短集長之

心而猶有未釋然者焉陸氏之說附見

陸子論學古入官

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理之所以在固不外乎人也而人之生亦豈能遽明此理而盡之哉開闢以來聖神代作君臣之相與倡和彌縫前後之相與緝理更續其規恢締建之廣大深密諮詢計慮之委曲詳盡證驗之著有足以折疑更嘗之多有以破陋被之載籍著為典訓則古制之所存於後世者豈徒為故實文具而已哉以不易之理禦不窮之變於是乎在

矣

陸子論學說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
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
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
師友是學思則在己問與辨皆須卽人自古聖
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况非聖
人豈有徇私智而能進學者

附 陸子答劉深甫書

來書示以方聞所疑足見為學不苟簡然此理

甚明白本無可疑若於此未能通曉則是進學工夫不甚純一未免滯於言語爾今欲一一為深父解釋又恐只成言語譏論無益於深父之身之心非徒無益未必不反害之也大抵為學但當孜孜進德修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為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知思而得之者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學固不可以不思然思之為道貴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已優游則不帶物易目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

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日用之間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至於聖賢格言切近的當昭晰明白初不難曉而吾之權度其則不遠非假於外物開卷讀書時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詰訓童句苟能從容勿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縱有滯礙此心未充未明猶有所滯而然耳姑舍之以俟他日可也不必苦思之苦思則方寸自亂自蹶其本失已滯物終無明時但能於其所已通曉者有鞭策之力濟矣之功使總日以進某日以修而此心日充日明

則今日滯礙者他日必有冰釋理順時矣如此
則讀書之次亦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
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若固滯於言語之間欲以
失已滯物之智强探而力索之非吾之所敢知
也

按朱子稱陸子近方理會講學者如此

附陸子與包顯道書

得曹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
親師友是充塞仁義之說註云乃揚丞在南豐
親聞其語故晦菴與其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
說深所未喻其答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雖

相聚時稍減其往近却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
也來書云叩揚丞所學只是躬行踐履讀聖賢
書如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則立之所報殆
不妄矣不知既能躬行踐踐讀聖賢書又有甚
不得處

附 陸子答包敏道書

昆仲為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欲速反以自病
聞說日來愈更收歛定帖甚為之喜若能定帖
自能量力隨分循循以進倘是吾力之所不能
及而強進焉亦安能有進徒取折傷困客而已

接朱子所謂恠異所謂欲速好徑如彼

陸子所謂奇恠所謂好進欲速如此學者皆當奉以為戒而內自省也

道編卷三

道一編卷四

此卷朱子之說凡十六條所謂中焉覺疑
信之相半者附見陸子之說十四條

朱子答張敬夫書

子靜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
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
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
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
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按此書謂陸子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將
流于異學然朱子他日又謂溫公只恁

行將去無致知一段疑其與論象山之失同至於滄洲精舍祝文則云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遂以溫公上班周程張邵以脩宣聖豈別有見邪抑大賢之造詣淺深必歷其域者然後知之非後學小子所得驟而窺邪

又按陸子有論明理踐行一條朱子晚年蓋嘗有取焉者今附于左

闕陸子論則以學文

欲明夫理者不可以無其本本之不立而能以

明夫理者吾未之見也宇宙之間典常之昭然
倫類之燦然果何適而無其理也學者之為學
固所以明是理也然其躋背之日閨門之內所
以慕望期嚮服習踐行者蓋泯然乎天理之萌
蘖而物欲之蔽實豪據乎其中而為之主則其
所以為學之本者因以廢矣然而方且汲汲於
明理吾不知所謂理者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
苟惟得之於天者未始泯滅而所以為學之本
者見諸日用而足以怙乎人則雖其統紀條目
之未詳自可以切磋窮究次第而講明之而是
理亦且與吾相契而煥然釋怡然順者將不勝

其衆矣

朱子答呂伯恭書

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只是定本熹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教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為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文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

斥其不為禪學者幾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窮竟也來喻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的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

按意見議論之說朱陸二先生蓋嘗面加究詰宜有定論矣然陸子雖以涵養講究為本分事終以閑議論非就已向實工夫其所答門人書今附于左

附陸子與包詳道書

近嘗得李季遠書盛陳別後為學工夫大抵以

為朝夕不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力
以本無事之說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某
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
不明人持所見以為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
此得信又有與敍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
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
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聞見
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
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者元無
着實但是虛意駕說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某
但與敍道說此皆是閑說話皆緣不自就身已

着實做工夫所以一向好閑議論閒談論質無
益於己亦豈解有明白處須是自知此等說話
是閑議論方有就己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却是
本分事

朱子與孫敬甫書

如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
卓然非其疇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
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来
不可掩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
招認着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
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亦不可欺徒以自欺而

自陷于不誠之域也

按朱子謂陸子本禪學欲以欺人人人不

可欺徒以自欺而陷于不誠之域陸子

亦有書云苟為大言以蓋繆習器以自

勝豈惟不足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自

欺其心殆指朱子也其言過矣今附于

左學者得以考觀焉

附陸子與趙然道書

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孰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

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有志之士其肯
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粗有其志而實不
能以自拔則所謂譁學者遂為空言以滋偽習
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
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
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念慮之間陰流
寡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
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况
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强中乾
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
省其過求其實卒略此不察而苟為大言以蓋

繆習偷以自便囂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說說玩慢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

朱子與劉子澄書

子靜寄得對語來語言圓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有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意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

按陸子輪對五劄首言版圖未復讎耻
未雪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
經邦之職次言漢唐之治因陋就簡願
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幸天下次言人
主莫難于知人之明不宜信俗耳庸目
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次言天下之事
有可立至者有可以馴致者三代之政
豈終不可復願為之以漸而不可驟次
言人主不宜親細事致叢脞之失皆不
見所謂禪者然析理之精擇言之審百
代之下孰有加于紫陽夫子者哉殆必

有豪釐之差千里之謬者矣學者諦玩而自得之可也

又按以上三書朱子之於陸子一稱其好處可敬服一稱其卓然非其疇匹一稱其對語圓轉渾活無凝滯然皆擬之為禪學所謂疑信之相半者如此

朱子答呂伯恭書

熟蒙收拾教誨感幸不可言望更賜程督文字之外因語及檢束身心大要幸甚幸甚子壽學生又有興國萬人傑字正純者亦佳見來此相聚云子

靜却教人讀書亦得。近朋友書亦云然此亦皆
齊事也。朱子刻子集序云：到婺州印監禁，餓刺去。
魏氏先生講席下禮給從齊以大人之命遠來。
快以遠不得廢外內中公儿徒今有否。在令
人教門師附法如出入如講禮庭前拜。乾進說大
齊忘不熟於公其拜。大為道自是。

按東萊先生居父之喪文公遣子從學
而象山有書與東萊甚言居憂講授之
非禮此亦二先生相異之一然於此亦
覺於尊德性道問學各有所從入而致
隆之意。陸書附左

陸子與呂伯恭書

竊惟執事聰明雋厚人人自以為不及樂教導人樂成人之美近世鮮見如某踈愚所聞於朋友間乃辱知為最深苟有所懷義不容默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屈致教導諸生文正孳孳誨誘不倦從之遊者多有聞于時竊聞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屨亦滿伯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子文正雖近世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所為標的者宜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

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說博
引而後喻竊聞凡在交游者皆不為執事安諒
執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
情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
細矣舜聞善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君子之
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
孝之心不勝至願

朱子與呂伯恭書

子壽兄弟得書子靜約秋涼來遊廬阜但恐此時
換却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靜猶似有
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

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邪

朱子與林擇之書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不相似就此痛着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與渠相反初說只如此講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

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按朱子此書云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又云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蓋朱子自是有取于象山日加一日矣陸子之言有契于朱子者謹附于左

附 陸子與胡達材書

達材資質甚羨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耽鑿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

宅

宇宏

而此寢廟堂室廡庫廩廩百爾器用莫

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

主宰

不能汎掃堂室修完舊屋續先世之業而

日與飲博者遨遊肆肆

不能不時時寢處於

故宅

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

博之非又求長生

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

於丹砂青芝

爐山巖之間與蓬萊瑤池可至

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

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為學者

其說由前有意為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騁於外

也向時曾說將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

學中切已明分易曉處朝夕諷詠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不忽不執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久當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陸子答劉淳叟書

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曰道不在多言學貴乎自得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往也使人讓竈讓席其反也人與之争竈爭席楊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為異端顏閔侍側夫子無言可也楊墨交亂告子

計行之徒又各以其說肆行於天下則孟子之
辨豈得已哉或默或語各有攸當以言餖人以
不言餖人均為穿窬之類夫子之於顏子蓋博
之以文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顓臾之不必伐
衛政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無蔽夫子不得
不申言之夷之陳相告子之徒必執其說以害
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不得不致其詳必曰不
在多言問之弗知弗措辨之弗明弗措皆可削
也自得之說本於孟子而當世稱其好辨自謂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中庸固言力行
而在學問思辨之後今淳叟所取自得力行之

說與中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行而玩之孰無其味不攷諸其正則人各以其私說而傳於近似之言者豈有窮已哉

陸子與吳仲詩書

五奇心志精神儘好但不要被場屋富貴之念羈絆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論量却隨他地步自有可觀若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妨熟讀讀書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

朱子與呂伯恭書

欵夫之逝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酸噎計海內獨尊兄為同此懷也陸子壽復為古人可痛可傷不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利如此

按南軒之亡朱子極為之痛悼象山亦有吾道失助之悲且以未及通書論道而為之抱恨皆公言也謹附于左

附陸子與包顯道書

南軒物故何痛如之吾道失助不細近方欲通渠書頗有所論今遂抱恨矣

按南軒先生嘗有書與二陸論為學之

大端不出致知力行二者且稱朱子
然特立真金石之友殆聞其平日各主
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而為之中處邪今
錄以相次庶幾一時大賢君子之切劘
講肄學者得有所觀感而為之法守也

南軒張氏荅陸子書

某聞昆仲之賢有年矣辱枉教三復辭義有感
于中第惜孤陋不足以當盛意也然而不敢以
虛來貺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
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攷索則有遺本溺心
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蹣等憲虛之憂二者皆

其外也考聖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
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
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
書攷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
為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
而後為行乎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
皆合内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
行愈達區區誠有見乎此也如箋注詁訓學者
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
昭示以用工之實而無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
溺心之病而無蹠等之失涵濡浸漬知所用力

莫非實事也凡左右之言皆道其用力之實
也故樂以復焉聖上聰明不世出真難逢之會
所恨臣下未有以仰稱明意大抵後世致君澤
民之事業不大見於天下者皆吾儒講學不精
之罪故區區每願從世之賢者相與切磋究之
而盛意之辱欣幸至于再三也元晦卓然特立
真金石之友也然作別十餘年矣書問往來終
豈若會面之得盡其底裏哉伯恭一病終未全
復深可念向來亦坐枉費心思處多耳心之精

微書莫能究

朱子答呂伯恭書

子靜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之敘述發明
此極有功卒章微婉尤見用意深處歎服歎服子
靜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
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

按以上五書朱子始稱陸子有讀書
窮理之益與鵝湖議論不同而又惜
子壽之亡盖深致意于斯文之不幸

焉

朱子跋白鹿洞書堂講義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其徒朱克
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

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綱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于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

按朱子於此始亟稱象山之言蓋發明懇到者道問學之效反身深察者尊德性之功學者所當究心也講義附見

臨陸子白鹿洞書堂講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
君子小人辭旨晚自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
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
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
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
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
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
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
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
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

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委其志之所鄉則有與
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
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
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
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
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但
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
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
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胷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
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
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祕書先生起

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
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朱子祭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
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
綱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
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
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願予聞之淺陋中
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舅次卒紛繖於談端徐度兄
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
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

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驛
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
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
東蓋嘵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斯杖屢之肯頤
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床亟函書而問
訊并裹藥而携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
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
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深嗟
惟兄德之允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
又豈有一豪驕吝之私邪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
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情昏孰泄予衷一慟寢門

緘辭千里 侑此一尊

按淳熙八年一月二先生復會于南康

議論之際必有合者故朱子特請象山

于白鹿洞升講席以重之而又為文以

真復齋有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語後

五月而東萊訃至象山真之有追惟曩

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蓋二先生

之道至是而有殊途同歸之漸云真文

附左

附陸子祭呂伯恭文

玉在山輝珠存川娟邦家之光繫人是寄惟公

之生度越流輩顏曾其學伊呂其志父而益專
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詩傳之集大事
之紀先儒是裨麟經是嗣訃音一馳聞者隕涕
主盟斯文在數君子彙繢奪之天乎何意荊州
云亡吾兄既逝曾未期年公又棄世竭川夷陵
恐不少俟辛卯之冬行都幸會既而值公持命
考試糊名謄書幾千萬紙一見吾文知非他士
公之藻鏡斯已竒矣甲午之夏公尚居里我坐
狂愚幅尺殊侈言不知權或以取戾雖訟其非
每不自削公賜良箴始痛懲艾教之以身抑又
有此惟其不肖往往失墜鵠湖之集已後一歲

輒復妄發死爾故悲公雖未言意已獨至方持
優游以受砭劑先兄復齋比一二歲兩獲從疑
言符心契冉疾頽夭古有是比嗚呼天乎胡畜
於是復齋之葬不可無紀道同志合惟公不二
比年以來日覺少異更嘗羞多觀省加細追惟
曩昔鹿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期此秋冬
以親講肄庶幾十駕可以近理有疑未決有懷
未既訃音東來心裂神碎矯首蒼茫涕零如雨

朱子表曹立之墓畧

淳熙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鵝湖而江西陸
子壽及弟子靜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昆

弟為予道餘于曹立之之為以後予守南康立之
果采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為己之學而
信子壽昆弟之不予以欺也及予所請白鹿洞書院
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郡守錢侯子言以書來問孰
可為師者予以立之告子言欣然具書禮授使者
踵立之之門以請而立之病不能行至十年二月
辛亥竟不起年方三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弔為
呼吾道之衰久矣比年以来敵夫子壽伯恭皆臧
年相繼淪謝而今又失吾立之然則子靜與予相
弔豈徒以遊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幼穎悟長
知自刻屬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

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為有在也慨然盡棄其所為者而大覃思於諸經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耶徑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為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往受其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書亦喜曰是真可與共學矣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得其遺文考其為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吾平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切而於朋

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弃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况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邪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

按此表謂以心之所得者為學有非文字言語可及又謂先期于一悟而遂至

于卉百事以趨之皆譏陸氏之失然陸子之學主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亦未始盡廢窮理之功其教學者惓惓以本末先後為說其書具存可以考見若朱子之言則實足以極後學蹴等陵節之弊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陸子之書今摘附左已見前卷者不復出

陸子答詹子南書

為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躊躇等夫子天縱之聖自志學十五年而後立業十年而後不惑又十年而後知天命其未五十也因加我數

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十年而耳順
又十年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今人天資去聖人
固遠輒欲以耳口剽竊場屋之餘習妄論聖經
多見其不知量也鄉者嘗與吾友深言為學之
序見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已就實深以為喜
今觀來示頗又紛紛於無益之論人已俱失要
之吾友且當孜孜行其所知未當與人辨論是
非辨論是非以解人之惑其任甚重非吾友之
責也不與之論他日却自明白今欲遽言之只
是強說自加惑亂耳

陸子與符舜功書

善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強探力索人患無
志而世乃有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強探力
索之病也若無此病譬如行千里自一步積之
苟不已無不至但患不行耳

朱子答劉晦伯書

立之墓文已為作矣而為陸學者以為病已頗不
能平鄙意則初無適莫但據直書耳

按陸子有與朱子書亦嘗稱其文字且
敘述起居極其親厚蓋溫然友朋相與
之情無病已不平之說豈亦因門人有
所騰口而然與

陸子與朱子書

立之墓表亦好但敘履歷亦有未得實處某往時與立之一書其間敘述立之平生甚詳自謂真實錄未知尊兄曾及見否故仲夏間必來赴官舒元賓亦當赴江漕掾其弟元英與諸葛誠之欲因此時過此相聚尚未見來呂子約與誠之近與舒元英相款稍破其執已自是之意元英諸公間號為日進能孚於人者向亦曾造幽丈曾記憶否令似伯仲令壻直卿為學日進近更有得力者否

朱子答諸葛誠之書

示喻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與緊着力處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予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

諸賢往往皆有立義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為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今因來喻
誠陳之不審明者以為如何耳

朱子答諸葛誠之書

所喻子靜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銷融其隙者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也如何如何所云粗心害道自知明審深所歎服然不知此

心何故粗了恐不可不究其所自来也

朱子答李好古書

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為然當用其言專
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
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
遠求也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
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願賢者為之是以有問而
未敢對也

按此三書朱子覺其門人輩皆陸太過
故其言曰義理天下之公人之所見未
能盡同正當虛心熟講以歸於是又曰

不容更似世俗才有異同便成嫌隙皆至論也然陸子亦有與門人書其言正與朱子合今附于左

附
陸子與唐司法書

鄙文納去數篇第今時人偏黨甚衆未必樂聽斯言總卿從朱丈遊尤不願聞者今時師匠尚不肯受言何況其徒苟私門戶者學者求理當唯理之是從豈可苟私門戶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不容私而已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門戶孔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為私商也

此卷朱子之說凡十五條所謂終焉若輔車之相倚者附見陸子之說十條

朱子答項平父書

所喻曲折及陸園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為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為已為人上多不得力

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按此書則知朱子所以集諸儒之大成者如此世之褊心自用務強辨以下人者於是可以惕然而懼幡然而省矣然陸子亦有書論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全與朱子合而無中歲枘鑿之嫌書附于左

附
陸子與趙詠道書

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脩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

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然。詳明朱子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非知思之弗得。所以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性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

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
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
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
硜硜之必為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
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
為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按草廬吳氏為國子司業謂學者曰朱
子於道問學之坊居多而陸子靜以尊
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敝必偏
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尊德性為
本庶幾得之當時議者以草廬為陸學

而見擴焉然以朱子此書觀之則草廬之言正朱子本意學者宜考於斯

朱子答陳膚仲書

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已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按朱子書在前兩卷者白子靜全是禪學至此始謂陸學固有似禪處且勸學

者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
決擇即是觀之則道問學固必以尊德
性為本而陸學之非禪也明矣陸子之
言有與朱子相發者謹附著之

附陸子荅包詳道書

垂諭新功以是未能寬裕所以費力處多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
浸膏澤之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於已於人皆
當如此若能若此靜處應事讀書接人皆當有
益優游寬裕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
自不費力恐詳道所謂奮迅者或不免助長之

忠

朱子與呂子約書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

按此正陸子之學平日諄複以教人者

也

附 陸子論學問求放心

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有是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

舉天下之所從事於其間者也然于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汙雜茫昧駁乎無以議為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有莫知其說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為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飢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忍視玩聽不為動心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為浮文緣飾之其甚至於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欲豈不甚可歎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為

時之不覩者

陸子與舒元賓書

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
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詼歎者皆吾分內
事日充日明誰得而禦之尊兄看來此不須任
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沉於繫迴迂曲之處此
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着力處聖賢垂訓師友
切磋但助鞭策耳

朱子答陸子書

時聞嘗有丐外之請而後未遂今定何如莫且宿
留否學者後來更得何人顯道得書云嘗詣見不

知已到未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為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礲石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即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已誤矣蓋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數日來小軀方似畧可支吾然精神衰減日甚一日恐終非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之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諭未知異時相見尚有異同否耳

按朱子此書謂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

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蓋支離二字始見於此其謂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蓋指傳子淵子淵嘗學於朱陸之門者故又曰亦嘗痛與砭礱否考象山與子淵書有云所談益高而無補于實行者正朱子之意今附于左或疑朱子書尾尚持異同之說以二書味之朱子既自以支離為病陸子亦復以過高為憂則二先生胥會必無異同可知惜其未及胥會而陸已下世矣

又按朱子他日答人有不計平日異

同之說疑於陸子終有未繹然者然其言曰足下何其慮之不審而為此傲睨之詞况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此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味其詞意蓋因其人所通書語狂僭而發非有憾于陸氏也

附 陸子與傳子淵書

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益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讀者多忽此

謂為易曉故蹠等陵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子淵知致辨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某之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

朱子答呂子約書

日用工夫比後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的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

流入世俗功利權謀中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
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症候不同然其忘已逐
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
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
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談霸將經世事業
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按此書謂方始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
雖與彼中症候不同蓋指陸子而言謂
或以支離而失之或以過高而失之其
所病異而失則一也

朱子答何叔京書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
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
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
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喻多識
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
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
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
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
自不能逃吾之鑒邪

按朱子此二書謂學者自家一箇身心
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談霸將經世事

業別作伎倆謂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
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又謂多識前言
往行固君子所急近因反求未得箇安
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而陸子與人
書曰事外無道道外無事前言往行所
當博識顧其心苟病則非徒無益所傷
實多他日敗事如房琯荊公可勝既乎
又曰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苟
動靜不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蓋兩先
生之言不約而同者如此謹附著之

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
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道
道外無事足下今日智慮非知此者特習聞其
說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書殆將食蠅蜞矣前
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
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事業
奚啻聾者之想鍾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體
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
房琯之車戰荊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

附 陸子答潘文叔書

急墮急迫兩偏此人之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

道一卷五 力
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
涵泳之久馳擾暫殺所謂飢者甘食渴者甘飲
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得靜中工
夫恐只增擾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則靜亦
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矣若動靜異
心是有二心也

朱子答吳伯豐書

閑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
覺得今世為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
高一則覺得外馳支離煩碎其過高者固為有害
然猶為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

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功夫此不可不
自反也

按朱子謂兩種為學之人其一徑趨簡
約脫畧過高蓋指陸子之門人其一覺
得外馳支離繁碎殆謂已之門人也然
陸子晚年益加窮理之功朱子晚年益
致反身之誠取是編前後所書者考之
則二先生之學所謂去短集長兼取衆
善者真入道進德不易之法程也

朱子與周叔謹書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為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

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
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
蓋嘗學於兩家未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
之因書喻及為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
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
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
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為
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着力考
索也

按朱子此書勸學者且讀孟子道性善
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其餘文字未須

着力考察蓋與陸子為一家之言而陸子之言已見前卷者不復重出間附一書以備參考

陸子與郡中孚書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內事耳若不親師友沉沒於流俗驅而納諸罟獲陷牢之中而莫之知避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繼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戕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木有源苟有疏浚而無

壅窒則波流當日益充積所謂原泉混混不舍
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大抵
讀書詁訓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
量則無非浸灌培養顓策磨勵之功或有不通
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
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源深厚則向來未
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
之木嘗羨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
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
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及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患
不通鮮也此最是讀者良法其他非相見莫能

盡尚書臯陶益稷大禹謨太甲說命旅獒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

朱子答呂子約書

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日懈覺得此心操存捨
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若無本以
自立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
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
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
而可以謂之學乎

按朱子謂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
掌之間又謂豈可汨沒於故紙堆中使

精神昏蔽而可謂之學陸子之言則曰
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又謂非明
實理有實行之人往往乾沒于文義間
為蛆虫識見以自喜而已朱子前所謂
道合志同者於是益驗陸書附左

陸子雜說

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
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
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

陸子與胥必先書

書最以精熟為貴煩喻德固且熟讀此書固前此於文義間多未通曉近所以問之者非在文義每為德固解說必令文義明暢欲不勞其思索不起其疑惑使末不害本文不妨實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湏臾離於文義則既不曉不足為重輕此吾解說文義之妙旨必先亦不可不知也然此亦豈可強為之哉非明實理有實事實行之人往往乾沒於文義間為蛆虫識見以自喜而已安能任重道遠自立於聖賢之門牆哉

朱子答呂子約書

年來覺得目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
爲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
且爲朋友憂之而悔得手約書報復恍然尤不知
所以爲賢者謀也訓道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
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
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
也

按以上七書曰日用工夫頗覺有在
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曰却始知此未免
得向日支離之病曰却始知此未免
支離向覺得外馳入離繁碎已向來

說話有大支離處曰向來誠是太涉
支離曰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展
轉迷惑無出頭處蓋朱子深有見于
後學支離之弊不可不極故於書札
之間屢掇以語人叢策津礪極其警
惻所謂窮極之才聖賢之學知有義
理之公而無彼我之間百世之下所
當刻骨而師之者也

朱子答滕德章書

陸文教人於收拾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
趨向上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

朱子答符復仲書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謂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為近利者即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勳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按此二書皆稱象山為陸丈所以尊禮之如此前一書稱其收拾身心有功居敬之益密者也後一書稱其所言明當窮理之益精者也朱陸二先生於是將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乎

朱子答詹德粹書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為先其
他事難預說幸四明多賢士可以從遊不惟可以
咨決所疑至於為學修身亦皆可以取益熹所識
者楊敬仲簡呂子約盤未倉所聞者沈國正換袁和
叔矣到彼皆可從遊也

朱子答林退思書

舒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
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不及為
書因便卒畧道意

朱子答詹帥書

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嘗從陸子靜學有意
為已必能開道其人也近日諸處教官亦有肯留
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舉之業伎倆愈精心
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之為愈也

按此三書皆致禮于陸氏門人者蓋朱
子晚年不獨尊其師而又兼重其高弟

弟子如此

西山真氏跋傳正夫所編慈湖訓語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
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畧
事為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

妙又曰徒思固不可為學不思如何是學
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邪曰學未純熟不
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
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邪至於
言道以本心為正言德以直心為主則其論薦
至平實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為當世之務
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畧事為者也是四
者既皆異乎所聞至其為說有曰成身莫如敬
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
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
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

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為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者也

按慈湖先生象山高弟當時攻陸學者必以慈湖為首然西山先生論其所得乃如此可謂理到之言矣此所以卒傳斯道而為朱子之世適也與

編卷六

此卷凡六條皆後賢論二先生者後賢之論二先生多矣然獨有取於是焉以其究

事精審觀理平正而無偏黨適莫之弊也

道園虞氏跋朱先生答陸先生書

謙齋名集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浙東

大節殊偉効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

夫議論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

於九重特達於群疑之中此尤可喜即書中所謂

長者亦不以其力辭為過者也又按朱子答葉公

謹後復姓 謂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

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爾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適又與胡季隨書云哀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工泛濫不甚切已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為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此兩書皆同時所發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指書却覺得心身頗相收管似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之語合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至于此也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己求仁之說令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蓋其平日問辨亦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已反求之功愈切是以

於此稍却其文字之支離深憂夫詞說之淺陋一
且用力而其效之至遠如此故與為別次言之也
病中絕學捐書竟不補木死灰心如墻壁以為
者朱子嘗欵前學問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
此也應龍先生之門傳之未久當時方外已盡
而後來之失其宗統後知朱子之先傳後倦之
有次第

昔朱子此書與陸子有病中絕學捐書
覺得身心頗相收嘗向來泛濫真是不
濟事之語然不見于大全集中殆門人
去之也明道嘗為新法條例司官而作

川作行狀畧之歐陽公記呂范解仇事
而忠宣公於碑文刪之況學識之下先
正者宜其不能逕然於此也

貞白鄭氏表融堂錢先生墓畧

先生名繩號
安國門人

千頤鮑人

子既為朱子立學宮後表融堂先生之墓所以
忘黨同伐異之論而為至當精一之歸大陸足
所以異於朱子者非若異端之別焉一端諸也特
所見出於古制而或謂制者過之耳子之學者發
生平事蹟於說經以應之謂之學者前
輩者哉且朱子之言無在天下之公言也參

議無極亦天下之公言也偶其所見有不同故終身有不苟合者後之黨朱而伐陸者又豈天下之公言哉

按此表實用朱子學匪私說惟道是求之言

師山鄭氏送葛子熙序畧

師山人
王鮑名

方朱陸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學為已任
陸氏之稱朱氏曰江東之學朱氏之稱陸氏曰江
西之學兩家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今二百餘
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以予觀之陸子之哲高明故
好簡易朱子之僻篤實故好邃密蓋各因其質之

所近而為學故所入之途有不同爾及其至也三
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哉況同是堯舜同
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為公同以
人欲為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乎後之學者不
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
此怪誕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
也而其異益甚矣此豈善學聖賢者哉朱子之說
教人為學之常也陸子之說高才獨得之妙也二
家之學亦各不能無弊焉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
釋子之談空說妙至於肉莽滅裂而不能盡致知
之功朱氏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

於頹惰委靡而無以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之言垂教之罪哉蓋後之學者之流弊云爾

師山鄭氏與江真卿書卷

自周程朱子以宋三尺之童即談忠恕目未識丁亦謂性與天道一變而為口耳之弊蓋古人之學是以所到之深淺為所見之高下所言皆實事今人之舉是遊心千里之外而此身元不離家所見雖遠而皆空言矣又近時學者未知本領所在先立異同宗朱子則肆毀象山黨陸氏則非議朱子此等皆是學術風俗之壞殊非好氣象也某嘗謂陸子靜高明不以明道慎密不及晦庵然其簡易

光明之說亦未始為無見之言也故其徒傳之久遠施於政事卓然可觀而無頽墮不振之習但其教盡是器下功夫而無先後之序而其所見又不免有知者過之之失故以之自修雖有餘而學之者恐有弊是學者自當學朱子之學然亦不必謗秉山也此皆以其知而言爾至若行之之方以敬為主則不放肆而心廣體胖以謹獨為要則工夫無間斷而自強不息雖聖人之純亦不已皆由此進高明以為如何

按此二條議論平正可驗學術之醇宜其能振高風于一時全大節于叔世也

東山趙氏對江右太君子策畧

陳山名游
休寧人

陸先生之學與朱子不同蓋有非愚生之所能盡知者然朱子之學實出周程而周子之學學乎顏子之學者也程子亦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以顏子為師至朱子之告張敬夫則又以伯子渾然天成恐闊大難依而有取於叔子以成其德焉其自知也明矣陸先生以高明之資當其妙年則超然有得於孟氏立心之要而獨能以孟子為師且謂幼聞伊川之言若湯我者觀其尚論古入者不同如是則其入德之門固不能無異矣夫儒者之學莫嚴於義利之辨而學術之弊率由

氣稟之偏孟子舜跖雞鳴之分周子善惡剛柔之論其析之也精矣陸先生之在白鹿朱子請其一言以警後學先生為譁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深察乎學者心術之微而欲其致於二者之辨聽者為之動心流汗朱子請其書而藏之今觀先生之言深切明白使人羞惡之心由然而生誠不愧於孟子之訓矣然周子之說親授於程子而不朱子釋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以其無形而有理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有理而無形故曰太極本無極所謂開百聖而不惑者也陸先生兄弟謂太極上不當更

加無極字移書爭之往往數四累千萬言而不能
相一何歟夫以中訓極者是知太極之本體矣而
中非太極所當得者之謂也謂易有太極不當言
無者是知論太極者之不當淪於高虛矣而猶未
知周子立言之

氣熏之性則

朱子嘗謂子靜不知有

苦庸有未深考者矣鵝

湖之論終以不合而罷者則又有說焉夫所謂墟

摸而哀也宗廟而欽也即孟子所謂人見孺子將
入井之心而朱子所謂介然之頃抑有覺焉則其
本體已洞然者也原其所指皆由已發之心而悟
其未發之心則其要歸亦有不容於不同者乎然

而簡易支離之說邃密深沉之說終有未合於是
毫分縷析者深辨乎疏目闊節之多矣石補丈量
者又以銖銖寸寸為必差則其所甚異者殆無過
於斯矣執事之言曰二家之精微非大賢相與剖
擗則下二賓一等者殆無從而知矣至哉言也其
深有得於二賢者乎晚學管窺復何所容喙無亦
徵之於二先生所自言者可乎子朱子之答項平
甫也其言曰自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
道問學為用力之要陸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
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
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偏也觀乎此言則朱子進

序可見矣。陸先生之祭呂伯恭也，其言曰：追
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觀乎？斯言
則先生克己之勇可知矣。夫以二先生之言如此，
豈鵠湖之論至是而各有合邪？使其合并於莫歲，
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抑子
朱子後來德盛仁熟，所謂去短集長者。使子靜見
之，又當以為如何也？今朱子之書家傳人誦其端
緒，明則顏曾，思孟以至於周程張子之所傳可
徵也。其工夫之密，則自洒掃應對進退而達乎脩
齊治平無間也。豈有待於愚言而後知哉？獨陸氏
之學，則知者鮮故。愚亦不足以言之也。然嘗聞孟

子曰仁人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恩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此陸先生之學所從出也是故先生非不致知也其所以致知者與乎人之致知先生非不集義也其所以集義者異乎人之集義他日朱子嘗曰子靜是為已之學又曰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則其所以復出千古者豈不在於斯乎若曰苟此心之在擴充持守為可畧學貴自得則思索講習之皆非雖學知利行之士不足以語此而况於小

子後生之至愚極濶者乎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徒曰易簡之云乎此先生之高明所以為不可及也然則其可以易而言乎奈何前脩日遠後學寡師求之而不得其要窺焉而不見其端於是專務考索者傳自無窮不知本末之何在致力持守者帥心自用而卒無以異於常人然後知二先生之所為深憂而過計者蓋有存也

按此篇曲盡二先生道德之詳獨謂朱子去短集長之說在陸子沒世之後則恐未然蓋朱子劾唐仲友在淳熙九年

陸子有書亟稱之而虞道園考朱子與
陸子書所謂病中絕學捐書算得身心
頗相收管及周叔謹胡季隨二書皆在
一時則兩先生殊途同歸之好當不出
此數歲間而謂陸子去世不及與朱子
合併者殆未之深考也

東山趙氏贊象山陸先生象

儒者以其學似禪佛者●我法無是超然獨立本
心以俟聖人百世

按此亦因朱子謂陸學固有似禪處一
句而發然歷考先正之論象山者博而

費不若東山此贊之約而該也

道一編卷終

右道二編過

董徵先生取

朱陸二夫子筆札鈔釐成帙而
次為著說也蓋

二夫子之學人惟知其始之異
不復究其終之同故不得已為
是編以合之然前此未之有聞
使非

先生博約之至致以示人何足

以知之信敬閱之餘遂命工刻梓廣其傳與四方學者共焉俾知夫尊德性道問學之說當交脩並進為造道不易之方凡紛紛者可無容議矣嗚呼

二夫子去今四百有餘年無一能要其指歸者茲始得白於先生之編則

先生有功於斯道豈為少哉若

泛然綴葺無補世教

先生亦奚暇為之竊恐不諦觀
者或尚持於初說因識其後雖
然大賢君子之道在天下後世
必有公論豈以人言之是非為
加損哉

弘治庚戌冬十一月朔旦門生
祁間李信識

婺源汪道全繕寫